

宋本十三经注疏

第一函  
五六册

宋本毛詩注  
疏附校勘記

楊泗孫署檢



光緒丁亥脈  
望仙館石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避諱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毛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康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據正義所引案此論今佚此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精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旣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論今佚此篆文之說

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其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岐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

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棗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  
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謙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鶴在梁陟彼岵兮勿  
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訛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  
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訛  
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  
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  
序傳變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  
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官鼓篋之儒皆駭駭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  
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願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嚙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鄖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笺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綏何肩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貞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躡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毛詩正義序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率代淳朴田居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聽在下者寡居而不聞未

有禮教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當時木有詩辭

正義曰鄭注中候稱省圖以沃壤文媯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禹辛商唐有虞六代爲五帝箇合此長者皆稱皇祖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神五帝六代大庭神農之列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遷漸有樂器樂器

之音述人爲廟則是爲詩之廟故疑有之也蕭何明堂仙曰土鼓黃絳蕪蕪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爲田耕鑿

云夫謡之初始諸飲食黃絳而士或注云中古未有蓋觀而曰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蠻造者爲田耕鑿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也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蕪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葉寬能和樂必不空始終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撫爲疑辭案古史考云

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有樂矣鄭賦信伏羲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鄭夫擊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然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折稚之心立鶴蒼鸞亦合歌舞節矣之應豈由

有詩而乃成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时從有福氣吟呼頌令上鼓章論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笙簧及黃絳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體疑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次故疑有詩未必以土鼓蕪籥

迷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詩不外於此矣歌嗟聲成文義之音是由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樂說沈括大抵有詩所書矣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溫喻之聲也自

書契之典朴略尚質而稱不爲詔目謡不爲謡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愚談而已斯道猶衰矣而以主上下相和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則嚴臣道柔順於是爲諱者希情志不過故作詩者以諱其美而諱其過故書契之典既未有詩制

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謂美謡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謡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音時而曉之格則樂之聖任賢使能目諱而無以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誠晏且爲溫謡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皇商說竝舉與舜相合爲歌頭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意而舜死於堯明

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堯始造其初至周分屬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今詩之初非堯歌之初謡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謡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本如何代於虞世南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

內則記賈子之德云詩貢之詁云詩之吉承也春秋記程子云在周爲詩未得爲謡故溫爲心志詩之爲言志也

詩均含神秀云苟者持也然後則詩有二神秀也志也持也作者本君政之善惡持己志而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

失隊故一名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也

正義曰夏承之詩不知何時滅也有尚傳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通鑑云詩之吉承也春秋記程子云在周爲詩未得爲謡故溫爲心志詩之爲言志也

及商王不風不雅亦有風雅而同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惟有其頌是周世典而不錄故云近

官有而不取之

十二 留 容

彰顯爲戒者著明

疏

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而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神過議失之二事耳當謂

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

之詩歌先代故錄之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疏

正義曰自此下至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垂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姓阜南謙再禹曰子豐饒掩奏庶饑食鮮食庶民乃粒文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

正義曰自此下至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疏

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應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之引黃帝之事以言之

疏

王季克堪顧大疏 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討懶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剛多方大勤以成開厥廟天惟雨下之心問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後言

疏

文王武王恭順天耳大王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順天也

疏

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 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聚威曰孜孜無怠天時有立父母民之有政

疏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 正義曰此撫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

疏

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與焉盛之至也疏 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講說成王之詩皆并舉

疏

興不曾在制禮之說也以晉官樂師職云及微師學士而歌被玄謂敬者歌雅也是頌詩之性有在制禮兩者也

疏

正義曰此解頌詩并錄風雅之義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賴之成功由彼而

疏

正此承正詩告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卽政之初於時嗣史自定其篇場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歌禮稱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帝者率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潤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崇上歌南山有臺笙由儼合樂周

疏

南陔蘋鹿鳴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猶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雅朱熹越韻之筆其上歌南山有臺笙由儼合樂周國詔擇魯曹氏耳召南鵲巢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帝者率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六

疏

比非孔子定之故謂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卿司農注云古韻自

疏

有風雅頌之名故近陵李子觀於魯時孔子領而取之後樂正稚子領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頌有諤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義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無正雅頌各得

疏

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者古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豆由孔子始定其名平儀禮歌召南三篇楚韻卓鼎而取之頌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不始錄哉若奉之有疑心之詩故不用言故不用

疏

爲常樂耳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諱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抑不尊賢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

疏

猶之作時而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及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于周始依謂

疏

之餘廣以爲周夷王亨之節如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夷良公而立其弟姬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夷山叔姬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叔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諱亨人是哀公之主夷王上有孝王青傳不言孝王有大罪甚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諱亦不聽古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其禮之時

疏

作乎是以知享之者猶王也衛世家云貢伯卒子頃侯立垣侯昭夷王夷王而荀侯是荀侯公荀夷王時郊特牲云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伯舟言仁而不遇是抑不

算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目紛然刺恐

相尋

列傳相尋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

者誰罰紀綱絕矣而

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仲孫閱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皆爲長也五伯者三

也中候臧象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後爲長三代共五人歷度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宋伯

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難詩註云顧歌之後昆吾等夏伯矣大彭宋奉爲商伯矣論語云賓仲相桓公卿諸侯昭九年傳元

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次故

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皆爲長也春秋有桓文不能政則桓公非能也

實善端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穎叔作詩於是無益故罰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

方伯言無天子無無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正義曰鄭

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

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

之言則孔子之所詩篇多矣未嘗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遺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

不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

亡者以見在爲數也無經跡聲能詩禮合神舒尚書帝張詮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

古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蓋經皆漢世所作故古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晉唐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易之歌及

周易之歌周易之首魯昭公以唐七年卒即位亡信之前故舉晉信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則商頌不

在數六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篇數先定論錄則保舉周代故範則善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

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是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玄表達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

者鄭玄表達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

者鄭玄表達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

耳

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愛憎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而

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簡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禹謨戴震加於

民敢放弑也遠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動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古不用則既吉凶之所由謂

由詩也詩之視諭皆防萌杜慮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愛惡之萌也此二事皆明在此故唯舞三百一十一篇也

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治克樞古於先代祀成廟於行事久矣時博士之說詩就不續其新義又不觀其終始議於繫

繫無端暫附於朝廷不炳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東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

正義曰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起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周王二十四年王盈崩又三年王出奔于越名公孫公二指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

和元年是歲魯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惠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昭子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此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

周王死於武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晉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宜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請鄭於三處論語爲之作序此謂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諸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注之謂之馬賛贊明也明己爲詩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諸諸者音也註序事數事得謂音故史記謂之諸贊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正義曰

言爲諸之理也若豈有倫齒之俗庶有殺禮之風皆有太公之化術有康叔之烈迹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前善惡耳衰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舊號大王遷於周原閭官言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名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舊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諭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縣在美陽不杜陽縣於禹貢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南是其處险阻也解云周原豳蕪蕪茶如饴是地肥美也。又公曰大王者建秋雜自幽始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封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正義曰以帝乙封之父卒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魃伯殷而百分厥皇甫諭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曠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瓒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猶說大王王季之事云漢書王季禹流在中言王季愛玉璣之陽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入命也如旱魃傳云九命然後與以秬鬯圭瓒秬鬯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矣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瓒秬鬯之陽故文王因之得尊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百分厥皇甫諭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曠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瓒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猶不見孔叢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西伯也文王亦爲西伯殷之州伯蓋亦入命也如旱魃傳云王季爲雍州之伯周恭帝癸未崩葬于西伯曰西伯大王之德傳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是繼天同曰伯昌禮莫要襲作牧王遠注云伯謂大王也義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轍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屬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初又命文王者旣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僕表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書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屬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約之命則其化無由及之明辨命之矣江漢之域卽梁州二州故禹書注云南夷梁荆其後化貢兵附二分有二不必皆有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南荆荆淮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解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號徐揚文王克羌夷南淮徐揚九州而有無余采有幽并故地理志云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講九州之域有揚豫豫青兗南淮冀并於禹貢惟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以爾雅爲世法久則礼賛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

之二學禹貢之諸陽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省皆水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夷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北郭縣豐水出其東南皇帝謚云豐在京兆鄠縣豐水之南文王自程徒此蓋皇矣曷云文王既伐西夷徙於醇厚從醇厚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岐之南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秦書之篇伐封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集伐木之事云五歲而分畎畝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采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郡邑不得分以顯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賜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贊之故如此時賜之不邑也既以此詩贊三公明成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用先公但子當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歸居猶自甚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已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化早矣非後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贊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追蹤陳謗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贊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遇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威武于戈載營乃矢時遇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礼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諸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虽然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巡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熟可彌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贊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授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育有精勤者有等第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序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贊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贊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贊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贊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贊之二公既分贊二公以優劣爲大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並言周召雖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贊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贊二公卽二公爲其詩王若有美三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兩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詩蘇不得也。乃委其餘謂之爲詩之正經。正義曰王室備陳其國之詩今惟二南在矣明是無其餘也。初古公聖父率來胥毛髮及姜女之授大任思婦周姜大姒嗣教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贊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歎壯焉廢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漢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大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孔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並以化成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夫人足知賢聖異於文王不侵慢其時故鵲巢之序稱夫君以著表於後皆以常稱之爲聖王之馭夫婦必恭故次稱夫婦廟廟廟於未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感通關雎騶虞之實鵲巢木必一人作也雖賦言公子之信尊瞻虞歡謳君之仁心自取職名別爲興贊非默確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凡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固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

業積稱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未應既致其應故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語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三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而闢雖至盡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免罷采蘋后妃化之所及漢廣及穎曼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蘋夫人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韻教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汎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半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及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文王采蘋有梅江有汜鵲巢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以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遠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不有別又采蘋多少不同周南施夷天之所致召南采蘋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政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人身事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逐略致者行略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大致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政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爲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周南亦是開雌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賛周南以桃夭至采蘋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玄張遂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之時已作也何則始於下則民迷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蘋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鑒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一篇唯甘棠采蘋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采蘋云召伯召召伯之後故有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遠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義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伯何得爲伯召云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皆武王時事得入召南者以詩繫於召南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諱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邦國而不可入文王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采史歌之以節襄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鄉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取叔女無城姑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永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后義序故用之耳王姬養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后妃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兼周南召南故諸下文云路寃之音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歌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歟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蘋后妃房中之樂當用之邦國而不可入文王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之樂無所載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爲節。正義曰被射之言故義之爲禮樂之記射義首不朝者之言固以名篇後世大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盡其御于君子采蘋取其循跡以示誨喻而法度以成君事采蘋取以夙夜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諭者謂射之進退當與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首歌也。今無首周歌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之樂不傳也鳥禮之說者從後存之遠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轄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禮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固以名篇後世大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盡其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率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奏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用爲射節知是狸首之辭無理首字者曉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書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或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關雎云建廟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

也。舊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周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謐，傳於後，是元子可知。其大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叔丘葬丘文五年召伯虎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據也。召伯虎則伯虎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叔虞次子名謐，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陽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也。無君世者，因此詩繫之二公，故總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系，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聲？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然矣。省方設教為雅詩，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遵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不取詩以為體。既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命，則不可通聲。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余外僭者，桓弓云：鄭史考公之喪，徐君使客居宋，弔其葬云：昔我先君聃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夢之屬，既無禮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杞莒之等夷，其論蕭而不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舊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井，終為楚人所滅，是故其驛退留遷俗也。既雖陷彼俗，亦不可黜除。又且小國政教缺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杞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衛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愁時燕蔡之屬，因大而無詩者，薛毅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二

曰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周南關雎詩訓傳第

一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也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全篇云公乃爲詩以關王名之曰鳴鳩然

本不竝。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也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全篇多不避多不避少避取一

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楊學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能亦有捨其篇首或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體外理以

定稱黃鳥關雎發之貌草蟲鳴之聲風流取詩脈之光氣蘊含審之狀天大與地名而無舉虫蟲從矣狀而具造

召旻鶯交則采合上下鳴處隨處則并舉篇末其中疎略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弄一人故名無

定目詩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關雎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詩加後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傳者辨通其義也爾

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詠詩者詠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誦者道也追物之貌以古人也釋言則釋詩之別故

爾雅序篇云釋詩言古今之異解辨物之形貌則解詩之義盡歸於此釋視已下皆指謂而詳其別亦是詩訓之義故唯古詩訓則是式毛

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毛傳不列序各以分置篇首義運易明性好簡略故不

爲傳意以序下無傳不須詳備故註序不言箇說文云第大毛傳序十有九篇獨云毛公善詩王贊曰毛公始加序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吉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列先後也。

毛詩國風

魯韓二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

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傳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唯

奇三國志題不然固是國者標謂十五國風者於侯之詩從關雎至鳴鳥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藝論云河間獻王好毛公善詩等獻王號曰王始加序毛公善詩王贊曰毛公始加序也馬融

王博士不言其名范增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壽詩是爲毛詩然則越人毛公名爲長也諱云魯人大毛公馬詩訓傳於其

家向聞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燕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過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

號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於鄭注三國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使其所注者

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省在第下足得德無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香之漢國志亦大名

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關雎者國是風化之典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或般制于四海不濟言

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國當爲首先濟而南行於岐山之陽而知歌言先後爲次則周南之首既以衛國爲首也鄭則偏

資子弟之戚成入相之叔文公則滅而復興從而能富士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也鄭則偏

之所載風俗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地順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衛復舊而其所載詩之所被樂及好詩作司徒

衛頃國地於千里從以天命未改王所存不可謂之名也故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可驗其時政得

基得周宗平王克成平王之美其地雖宋既親且勤故後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微哀感公有竟往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忍制蓋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喪國土仍大故使之大師也麗國雖小始而能勤雖樂亦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急而易行以悲壯此則明主也故大於齊者叔

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僻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檇則其君在魯曹則小人多竄國小而君奢民旁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談國風文之於末宜裁兩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政文於東國之後小雅之前敬善其上下之美非諧謳之例也鄭謂王在幽復者退就雅卻井言王世攻耳諧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稱歌樂齊之下即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六聲意或亦然也鄭玄注云無樂亦無算數或間或合至歌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嘗聘諸斐於南樂此國君之無樂也以其陽歌清之無數不以贊次為無鄭氏箋本亦作幾同為年反序林云英秀也譏也家第六晏蕡文註荀宗毛為王其義若晏蕡則更矣蓋也。鄭氏箋明如有不問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此猶非毛公馬鄭王叔子等應用傳云是雷文子樂水用既久矣哉為異又案周禮之與雷次宗何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積之辨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

正義曰鄭氏名壹字康叔北海高密人雷後漢桓帝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其者漢承周學之後典範出於人而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訓者皆云氏為高亦應自執七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王得之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特於括經者謂之注此言著者呂忱字林云爻者表也識也能以毛學者備道傳旨所以表明毛意誠其事故特稱為晏蕡輕為毛公馬鄭王叔子等應用傳云是雷文子樂水用既久矣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云故学者兩端故具釋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以為註永晉此詩引經附舊是確立之其鄭之著高元在釋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

謂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 關雎后妃之德也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非反謂莊云妃也對也左傳云嘉也說曰妃祀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謂此至所謂之邦國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說末名也大序沈重云鄭詩讀意大序是予夏毛公合作不商孰有不盡之意或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謂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斷注所以無從云者以無所疑亂

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也詩理深廣此為關雎故以詩之大綱在舉於此今分為十五故也。而當而自解大第於此不復顧文作關雎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礼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吉後也極理內事在夫之後也注詣云妃德也言姁匹於夫也天子之妻謂后妃則明也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夫人行之德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順事母事夫是后妃之德也二而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誠是以詩者歌其性情而歌為重所以詩為禮多序男女之德不言美譽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近者多苟能為吾則賞其善事征伐養育始見愛憎之心瞻仰夫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論語云君子之德風蓋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卒風反今不用

風之至關焉。正義曰序以后妃得淑女不淫其色宋人之細事耳而陽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始於其妻故以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天下之德而使之皆正夫婦斯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今鄉大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者正夫婦也故鄭詣云天子諸侯燕其臣皆歌鳴鳴含絃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孔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射能之鄉其經云乃合樂周南國節是用之鄉人也然者諸侯取給其臣子及賓客之風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脩之家其德乃修得之邦其德乃豐升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扶王廟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

試读结束